

00165

17
-12
三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孟冬刊

四美合編

南海勞守慎朗心氏纂定

男

應煊應光全校

或函知香港。上
環大笪地口街。
禮和祥酒房。或
函知省城花地。
西約海傍勞禮
記酒房。均可商
議借板印書也。

此書板寄存廣東廣州
府城西關太平門外十
六甫宏經閣書坊任人
到印不取板租

南海勞禮安堂誌

總序

人之生也。莫慘於有病。乎莫慘於病而未遇醫乎。尤莫慘於病而無可醫乎。更莫慘於明知待醫。乃自諉爲未遇醫。無可醫乎。然而病之大原有二焉。其要者病心。其次者乃病身。病心者。人所同病之症也。人人所易染之症也。險症也。病身者。有時爲人所易染之症。而不盡爲人所同病之症也。症雖至重。尙不如心病之酷且烈也。故病身者難醫。病心者更難醫。病身者難醫。亦易醫。病心者似易醫。而實難醫。然而又有說焉。病身者醫宜急。病心者醫之又不能不緩。身病多急。心病多緩。病也。急醫。

之說治標之術也。急不治標，身病不可療。緩醫之說，培本之術也。培本不出之以緩，心病亦不可療。治標之當急，何也？身之有病也，或起於忽微，或生於頃刻，或乘我飲食衣服之無節，或中於出入起居之未慎，而其發也，須臾可以殺身，旦夕判爲人鬼。倖予以難圖，迫使不及待，故醫之之法，利在急治。其標不容假借，時日也。如今日盛行之疫核，與夫奇難怪症，及一切雜症，皆是也。培本之當緩，何也？心之有病也，或萌於一二念，或始於一二事，或源於教旨，疎或根於天性，薄或浸淫於風俗，氣習使然，而其發也，皆由淺入深，由小致大，由輕而重，由寡而多，由涓滴

而極於滔天。其來也漸。其去也亦遲。良藥不可以猝投。王道又難言速效。故醫之之法。利在緩培。其本不容尅日呈功也。如人之或有敗壞。變爲無數病根。皆當祖此法爲命脈者也。今此一編惡核良方居首。經驗雜方次之。

廣成仙語次之。玉厯

圖說又次之。總而言之。皆妙方也。皆能醫身病。醫心病之神效奇方也。其名不同。其理無異。其法不同。其意亦無異。疫核之爲病。最急急者。急之宜編之在前。雜症急不如核。而亦不容緩也。故雜方次之。

廣成仙信語驅邪療病甚神。常誦之。未嘗不

有裨。心性要其爲用。當介在醫身病。醫心病之間。故上接核方。

雜方而編置玉厯圖說之前。玉厯圖說者。賞善罰惡之書也。能
養善心。能黜惡心。誠爲醫心聖藥。急求之不能。緩俟之其效始
見。宜附其後焉。然吾願知是編者。咸以醫方視之。並爲有心世
界者。廣傳之。庶幾身病有醫。心病有醫。不至誘爲未遇醫。無可
醫。則身之與心。將少待醫之病焉矣。適合編刊成。余喜其無美
不臻也。因顏之曰四美。而誌其大意如此。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孟秋上澣

南海

勞守慎

朗心

氏序於羊城之西怡怡書塾



此書板寄存廣
東廣州府城西
關太平門外十
六甫中經閣書
坊一人到印不
取板租或函知
香港上環大笪
地口街禮和祥
酒房或函知省
城花地西約海
傍勞禮記酒房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孟冬刊

此方傳自高州
救活已經千萬
平日留心細看
臨事方保無患
見症放胆服藥
切忌溫補燥散

惡核良方釋疑

標蛇
同治

均可商議借板
印書也
南海勞禮安堂
誌

四句要訣

藥	食	卧	居
取	戒	勿	要
急	熱	黏	通
瀉	滯	地	風

四美合編總目

南海勞守慎朗心撰

男應光
應根
應煊全校

其壹

惡核良方釋疑壹部 其分目則詳於此書內

其貳

經驗襍方壹部 其分目則詳於此書內

四美合編

總目

其三

廣成大仙信語壹部

其凡例則詳於此書內

其四

玉厯覺世圖說壹部

其分目則詳於此書內

另卷末載附錄先賢格言一冊

死生莫不有命。原無遺憾。然命究不可知。斯人事不可不盡。肇
城數年來患鼠疫。遭劫頗慘。輕者幸藥而愈。稍重者十每難痊。
三人心皇皇。羣醫束手。當時雖有高州派來鼠疫彙編一書。
唯苦於書少。地廣不能週知。卽知之。未遽深信。信之而先後緩
急。又未能如法善用。是以獲效者寥寥。我邑孝廉黎詠陔先
生。憫此法刼。曾將彙編悉心研究。篤信無疑。凡親好患是症者。
踵門求問。悉本原方。如法調治。應手而效。閱歷既多。便有把握。
因見原書繁重。忽迫之際。苦難卒讀。乃撮其症要。並施治諸法。

分列層次。兼附醫案。使人易曉。易從其用心良苦矣。曾將是編授余參校。余愧不知醫。然道理人人可明。且經驗既多。尤爲可據。力勸付梓。俾爲鼠疫津梁。編中計有萬言。非數十金不辦。擬在附城景福園內餘欸提銀五拾圓以爲刻費。乃商之園紳王君仲銘。胡君賓琴。暨各同人。慨然許諾。誠善舉也。余憶高州患鼠疫。幾將十年。後得此方。不久寢息。天地好生。其有轉機乎。是爲序。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孟夏高要黃興鵬序。

鼠疫方釋疑

鼠疫爲近年怪症。高州石城羅君芝圃。光緒十七年。始從醫林。收錯得解毒活血湯一方。移治此症。救活多人。著爲鼠疫彙編。遠近傳送。廿五年。書傳至肇。板經五刊矣。用者疑信參半。稍知醫者。不以爲然。深於醫者。尤不以爲然。予初用以治次女。服兩劑。不效。另延醫。用苓連知柏苦寒藥。亦不效。復用二劑。誤於遲。誤於輕。遂至不救。繼室產後甫出月。與長男同時病。予懲前誤。急進此方。各十數劑。合計桃仁石膏每用至二斤。犀羚花用至二兩。生地元參麥冬三四斤。粥飯戒半日之久。愈後殊不見虛。

弱廿六年除夕前小媳病。每日五劑未愈。兩日後始見核。元旦急用三劑合煎。重加石膏犀羚花。應手而愈。豈非怪症乎。雖然症非怪也。常人狃於聞見。用藥不中病。有良方而不肯用。羣相驚怪耳。予年來用此方治輕症四五劑而愈。稍重症十數劑愈。重症二三十劑乃愈。均只用單劑。或輕加承氣白虎湯。迨廿七年用此方。非雙劑三劑合煎。非日夜追服。亦難見效。間有失之遲誤於藥。瀕於危無可挽救者。十中一二。予是以益信原書之不謬也。惟見近人初起誤於醫者十之七。誤於時者十之三。誤於劑者十之五。誤於半塗改轍者十之九。若不誤時不誤藥。

輕症早服者十全重症而能放膽連服獲愈者十僅一二而已。
噫有病之家舉室皇皇聽命於醫醫者乃猜爲感冒謬作傷寒。
涼熱雜投溫補妄進否則輕劑淺試養病成深無誤人之心而
有誤人之識曾見有用仙方活命羌獨芎夏輕症變爲重者用
麻黃桂枝生芪乳香稍重變爲危者用附桂參朮矣莫于薑立
刻斃命者見之惻然聞之悚然一誤再誤至於屢誤而牢不肯
信猶復執兩手之脈以較量強弱虛實豈非天哉醫道深微不
容鹵莽予更學問粗淺豈敢謂人皆誤而已獨不誤惟知誤急
改經驗者多不忍人之相率坐誤耳曩見原書詞語繁重臨事

忽遽無暇詳閱。曾於己亥年擲要刊述。以便省覽。然苟未能將此症了然於心。則往復遲疑。仍不敢始終篤信。因與梁君蔭棠、梁君眉川、關君仰之、黃君頌韶、梁君俊生、鍾君植生、余君翥崖謀輯是刻。以拯災危於萬一。或者天牖其衷。俾細讀原書。庶幾救此一方民乎。明知刼運所關。但人盡人道。有一分祇救一分而已。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是所望於仁人君子。光緒辛丑高要黎佩蘭詠陔謹識。